

綱鑑易知錄

唐

四十四之五

			五	漢
	四	四	〇	書
	八	六	八	門
四	八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四		〇	書
函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4
冊數	48 (24)
函號	284 104

編年十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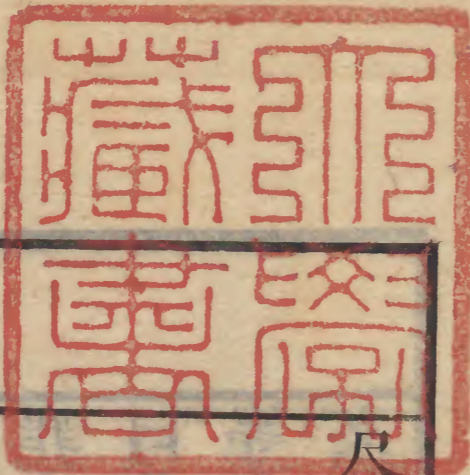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四

淺草文庫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

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綱定律令 且房玄齡等先

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

作飛山宮
定律令

綱鑑易知錄 卷四四 唐太宗

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

減大辟關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升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見四十二卷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之死見四十二卷。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朔變。數變則煩。官

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綱二月

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見四十八卷官吏以闕儲侍雉

也。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

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

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

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

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酒去聲舍而宿。

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見四卷

王珪以師道自居

公主下嫁行婦禮

九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場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綱三月，以王珪為魏王泰師。珪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作笄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笄器名，以葦若竹為之，似管，以盛棗栗段脩之。

具段作股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股脩。禮婦見舅姑，以棗栗股脩為贄。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股脩取其斷斷，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自脩飭也。行盥饋之禮，日夙興見于舅姑。若豕，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悅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舅卓于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餞，姑之餘，婦從者餞舅之餘，婿從者餞又餞婦。是後，公主始行婦禮。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始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四

唐太宗

三

太宗能禮
遺其女
王珽能不
屈於婦

詔議封禪
禮

穀洛溢

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遺其女。有王珽以為之。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日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綱 詔議封禪。禮。法。書。漢文帝議封禪。不書此。其書何。議。其禮。帝之不能自。註。漢文帝見十二卷九。目。祕書。克如此。故書譏之。

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綱。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目。大雨。穀洛。府。洛陽縣西北。洛水在河南。府城南。溢入洛陽宮。壞。怪。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平。可居。廢明德宮。

馬周論時
政

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見上卷。極言朕過。待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閒。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

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以洛陽為東都。長安為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

魏徵十思

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曹操愛陳思王曹植。及文帝曹丕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儆。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

鑒形莫如
止水

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置几案以
比弦韋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
 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
 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
 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熟皮。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以自緩。董安于性
 緩，故佩弦以自急。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
 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
 著。是秋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
 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末，徽五

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五千
 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滌，既作於
 於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
 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
 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後之溺愛衽席者，可以觀矣。

綱冬十月獵洛陽苑。法書美從日上獵洛陽苑。見上二

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登去聲。民部尚書唐儉投

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武德四年，太

將儉為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

武后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去聲之罷獵。綱以武氏為才人。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法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目故荊州都督武士護黃入女後

豐。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綱。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目詔

曰。君素見四卷二九雖桀犬吠堯見十卷二三有乖倒戈見二卷二

六之志。而疾風勁草見上卷二九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

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

東宮。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

賜房魏佩刀

貞觀以來。繩直也愆糾正也謬周書罔命篇辭魏徵之功也。皆賜

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

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

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

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

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閒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

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

欲殺元律師孫伏伽茹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

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綱夏五月永興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南卒

虞世南五絕虞世南獻聖德論

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

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過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贊誦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可得矣是違怨厥口詛呪而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虞世南未深知孔子之教

綱冬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目周有機辨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覺而舉之也古今舉

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米令平聲

霍王無長

人忘倦。綱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元軌太宗弟，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短。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已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戶部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開

房玄齡自領度支

太宗與房魏論創業守成之難

王珪不止家廟

創之始也。易屯卦象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綱永寧今山西澤州沁水縣，公王珪卒。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沁音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為法

尉遲敬德
不易妻

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_盤瘡_夷。瘡_痕傷也。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_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_{見三十一卷}此非臣所願也。乃止。_{鄜州屬陝西延安府}**綱**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目**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

魏徵疏漸
不克終者
凡十條

傅奕精術
數而終不
信

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與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_忌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_{法書}參知政事之名始此。**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目**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_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

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僧言得佛齒。

所擊輒碎。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奕謂

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

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以侯君集為交河城名今名火州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大總管。將兵擊

高昌西域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

高識傳

詣國子監

綱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法書綱目下有先聖

高祖七年書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

書詣何譏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

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自上幸國子監觀釋

奠見四二卷十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雌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朔幸國子監使之

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

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年冬

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

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以韋挺為封禪使

見四一 百濟 東夷國名其國東極新羅亦東夷國
 卷三 亦朝 高昌吐蕃見上卷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
 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
 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綱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綱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綱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
 太子少傅屬官玄素嘗為刑部令

張玄素深以為恥

孫伏伽自陳往事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
皇儲 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綱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公主嫁吐蕃
 綱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看平定陰陽雜書
 目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也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

世巫覡見三六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微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見七，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

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之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敗去聲。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空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闕踊勇，跳躍為踊，檀弓之至也。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笑貌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曠墓穴

呂才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寧

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

確論。綱五月有星字于太微。天帝南宮。詔罷封禪。從緒遂

也。法書罷封禪。何譏也。罷之矣。何綱起復于志寧為

太子詹事。目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

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銀入宦官役使司馭

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

遣刺客張師政。統痕人干。姓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

見志寧寢處苦塊。卷二四。竟不忍殺。

致堂胡氏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

陳太德啓太宗征遼

未之思。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則是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其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綱遣職方郎中陳太德使高麗。書美之。歟。譏也。然則

其具官何若。曰。以職方出使。而賂遺詭詐。以為間於外國。非使人之體矣。略太宗征遼之舉者。太德也。故

書譏目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

綾綺起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

沒於高麗。卷三。一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

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

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晉未嘉未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

東州縣彫也殘債病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綱冬十一

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目并兵州太原府長史李

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

勞百姓築長城見四十一卷三十一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

李世勣於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

不壯哉因有是命

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書獻文不

魏王泰上括地志

太宗以李世勣為長城

以書譏寵過也於是泰請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奪嫡之志此其漸矣故特書之目泰好學司

馬蘇勛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

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綱夏六

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法書承乾不子太宗

謹書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綱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目初魏徵有疾上手詔

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

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

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

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

輟殿構魏
徵堂

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
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待臣以國
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
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
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華陽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

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聞之惜哉

巨房玄齡高士慶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
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責也玄齡
等曰君但知南牙同衙。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
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
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
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上甚愧之綱西突厥寇伊州即伊吾郡見上卷十四安西都護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四 唐太宗 十七

褚遂良諫
戍高昌

郭孝恪擊敗之。目初高昌既平。見上歲發兵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
 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俱見三十九有烽
 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
以相告。日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有寇。即火。燃舉之。
其煙。日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陛下豈得
 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即隴西。今陝諸州
 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即張掖。酒泉等郡地。者中國之心腹。
 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
 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末為藩輔。內安外寧。不

太宗知佞
不能去

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
 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綱冬十月。郢今湖
州府江公宇文士及卒。發士及之佞。太宗亦既知之。
陵縣於其卒也。反書其爵以著。太宗不能去之。故此正。目
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者。夫豈以是予士及哉。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平之不已。上正色曰。
 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
 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諡曰縱。綱許以新興公
 主嫁薛延陀。法書綱目書以公主嫁外國。九未有書許
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目上謂侍臣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曰薛延陀見上卷屈柔服也搆疆上聲。不莫比。今御之有

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

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見四二

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見上卷九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

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

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

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

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

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公主妻之。以求

大唐烈士

心如鐵石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公魏徵卒。目魏

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陪葬昭陵。見上卷上自制

碑文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

亡一鏡矣。綱。功臣於凌煙閣法書。十八學士。圖像文

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功臣則

書凌煙。圖。功臣則書終綱。目書圖。功臣三舍。是無書

三鏡

魏徵沒亡

一鏡

圖功臣於凌煙閣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四

唐太宗

十一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
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
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
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
西內太極殿之東綱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目太子承乾
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
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
干承基見上十四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

長孫無忌固請立晉

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
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
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
上變告見十九卷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菊
推窮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
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
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君
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而
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忌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

王
兩棄不立

同三品自此始

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綱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目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勣高季

剪鬚和藥

子遇物誨太

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去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四一卷二九

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

雉奴儒

太子治

曰雉奴太子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太宗納隋煬帝女生

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諍以為不可

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太宗戒吳王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朔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

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

光折簡誅之見十五卷十二折簡猶言半紙言其易也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

生狼猶恐如羊

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

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無忌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之不如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為人謀猶不可不忠況為君父謀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軸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為國則輕為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因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綱六月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書書詔絕何病帝

書來納幣則絕其昏為無名矣綱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今安南國交州

綱益易印錄

唐太宗

二二

二二

陪魏徵碑

府都督。目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綱陪。同魏徵碑。目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見上十九而陪所撰碑。見同上

遂昌尹氏曰。什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日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

褚遂良諫觀史

綱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目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

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操行之。或面雖悅。而心實不樂。如須臾舍身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什碑。略無畱。難者也。觀者又當以是思之。

唐太宗

唐太宗

二十二

朱子奢諫
觀史

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劾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見四二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見三季友醜叔牙以存魯卷四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太宗自比
周公季友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為萬世勸戒不惟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其辭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自其失皆在其中矣

綱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見上遣使言百濟見同與高麗見同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哈蘇文高麗東部大人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去不奉詔年十一月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詹入聲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

褚遂良諫
征高麗

褚遂良復諫上自征高麗

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勸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隋煬帝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見四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華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

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綱 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順陽。今河南

陽府王泰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 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目

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李世勣。道宗。李道宗。萬

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

大勝即大敗。綱 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

為中書令。目 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

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去聲賀

名將惟三人

岑文本受
弔不受賀

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

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

對敷。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平聲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

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

鴻都門匠人施聖帝遂創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

慮。比也。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彤神

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黨言也。直言虛懷以改。綱九月。

太宗飛白
答劉洎

忠臣愛君
必防其漸

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嘗問褚遂良

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

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房

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

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去聲改。如此。欲無危

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

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

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

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太宗舉諸
臣得失

飛鳥依人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
 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
 乏者骨鯁見九卷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
 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
 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
 使多能稱去聲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輸
 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綱冬十月

程名振奇
士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畱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
 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南河十一月上至洛陽今河
南府洛上聞洛明州今直隸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
陽縣問方略嘉其才敏去聲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
 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
 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
 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
見下卷大總管帥兵四萬艦咸上聲五百自萊州今
二四東萊戰船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見四大總
州府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太宗

三

管帥步騎六萬及蘭今陝西臨洮府蘭州河今陝西都司河州降胡趨

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

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綱十二月武陽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

公李大亮卒目大亮恭儉忠謹每直宿必坐寐達旦

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見十一卷至是副

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諡曰懿綱故太

子承乾卒

封比干墓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綱封比干墓目詔

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聚土其墓在河南衛輝府

城春秋祠以少牢羊曰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今河南彰德府

魏都自為文祭魏太祖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

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綱三月至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定州詔皇太子監國發定州夏四月諸軍至玄菟

見上新城綱李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為蓋州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

綱五月張亮拔卑沙城今奉天府海城縣綱帝渡遼拔遼東

城以其城為遼州今奉天府綱進攻白巖城質實云未詳處所六月降之

綱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目車駕至安市

城在蓋平縣東北攻之高麗北部耨聲農入耨薩薩高麗官名猶唐之都督也

太宗破安
市救兵

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將步騎
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
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
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
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
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
陣已亂。會有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薛仁貴大呼陷陳。所
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眾請
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

薛仁貴大
呼陷陣

駐蹕山

遣使祀魏
徵

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刻
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
何如。**綱**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
師。**綱**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什碑。書法見二卷八**目**
凡征高麗拔十城。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
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
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羊曰少牢。
復立所制碑。名其妻子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勞去聲賜之。

華陽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
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
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綱秋八月遣李世

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見四二卷未遣使請吏目回

紇見同上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

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見上卷十一始弘廟

略廟勝之策已滅延陀鐵勒即敕勒百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云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

天勒石於靈州見上卷十二綱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

生日罷宴樂

史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

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

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刺史綱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

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

有四海而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

生於未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昔者由

孩幼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於百里之

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顧欲食

藜藿為親負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蓼

不可復得也

第 幸房玄齡

芙蓉園

勞病。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綱**幸房玄齡第。**目**房玄齡嘗以微諛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退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城南郭外。玄齡救子弟。汎信灑也。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見八卷五。**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作翠微宮

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綱夏四月。作翠微宮。**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

脩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太和廢宮。唐高祖建。為翠微宮。**綱**

以李素立為燕然。見二二卷。都護。**綱**五月。如翠微宮。**目**

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

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

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

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

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綱**以李緯

為洛州刺史。**目**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聞

李緯美髭
作玉華宮

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咨鬢上遽改除洛州今河南刺史。綱秋七月。作玉華宮。在西安府城內東北。綱八月。詔停封禪。書前書字于太微。罷封禪矣。於是以前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書。不專為水災也。時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之。然則前書罷封禪。此書停何。停者未罷之辭也。始遲之云耳。人之自克誠難哉。綱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綱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見四二於鐵勒。即敕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入餘光煮羊胛。背胛適熟。日已復出矣。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法書明者何。巢刺王

太宗殺弟
而納其妃

十四子無不王者。不悉。書曹王譏瀆倫也。綱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見四二卷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長孫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即嬴見三自累。巢刺王妃乃太宗之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齊王元吉。華陽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綱冬十一月。徙順陽王泰為濮今山東東昌府王。綱十二月。遣阿史那突厥三社爾等擊龜丘。茲。慈。西域國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四

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綱**中書令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綱**結骨侯奇利發入朝。

目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昆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人皆長

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結骨君長之號

失鉢屈阿棧名也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

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

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

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

盡為編戶列次民籍也乎**綱**如玉華宮**目**上營玉華宮務

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慈蓋屋曰茨然所費已

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

徐惠諫征
後進為充容
役疏

宗名為才人。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見上卷末營

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

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

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

繡。實迷心之酖毒。見十一卷二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

蕭氏卒。書蕭氏何。湯后也。亡國之后。未有綱夏五月。

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回太白。屢書見

殺李君羨
太白屢書
見

見四二卷十五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

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

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今陝西

安府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

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

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

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

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

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

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李淳風先
見

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也。上乃止。綱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玄齡畱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畱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

房玄齡遺表諫征高麗

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四一卷五雪恥外為新羅見上卷二四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且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卒諡曰文昭。綱秋九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為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綱已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

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綱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

督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

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故城在

南州衛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

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

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

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

啓其廢立之際

心也註音廢立之際

見下十三

綱衛公李靖卒綱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

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劇極甚也太子

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名長孫無

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

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

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讒人聞之

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

子先還大行見十八卷二三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

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賀善贊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為曹王三事綱目於太宗予之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綱六月太子即位高宗初即位各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日朝集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現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

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求徽高宗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綱秋八月地震綱葬昭陵見四三卷三一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見上卷十八請殉葬以人從葬為殉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見上卷十一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十八卷八內

此所以致
貞觀之治

華揚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入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資矣

綱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冬十二月詔漢王

泰即魏王泰見上卷十九開府置僚屬法書高宗於是為不宿怨矣書美之也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在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

后無名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

柳奭同三品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

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

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書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曰初房遺愛玄齡尚

太宗女高陽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公主驕恣甚與浮屠

僧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職掌後

采女陳玄運伺宮省祿祥吉凶之遺愛亦與駙馬都

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見四三卷二九為主以舉

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

罪上令長孫無忌鞠窮罪也推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

吳王恪見上卷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

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無忌欲因事誅

長孫無忌欲因事誅

吳王

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

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公主並賜自

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

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見四

二卷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

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數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

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日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抹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譏口有以也夫又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細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為后則書肅宗嬪高宗以武氏為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註音魏主見三目初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哉

武氏出為尼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蕭淑妃有寵主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為九嬪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見上卷十九等而武士護見上卷七預焉綱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書帝在何容不明也三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九

薛仁貴登門枕大呼

恆州大水

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綱目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若曰天即其所而戒之雖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目上在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枕光門之上橫木所以安戶扉者謂之門枕猶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綱六月恆州今直隸真定府大水目漂溺五千餘家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秦上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脩行旱不為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

如醫者療疾必冀其生雖父之詔子不若是切

高宗不罪薛景宣

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音陽九危也漢書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註音義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書外郭未有書者書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卷三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一

谷那律諫

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去聲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願侍臣
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
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御親兵及殿
前兩司號曰三衙。三衙番上。分為五仗。一日供奉仗。二日親仗。三日勳仗。四日翊仗。五日散手仗。皆帶刀
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蕭鈞真諫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綱大稔

綱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綱大稔。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綱王

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聞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聲。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

載金寶繒錦十車賜

長孫無忌

情

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无沒於利，則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無忌不知
辭官反賜

綱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院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綱秋七月，貶柳奭為榮州今四川嘉定州榮縣刺史。綱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為厭煙入聲，勝鎮也，禁不得入宮。

因并貶奭王后舅。綱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綱中書舍

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

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

義府然之，叩閣蛤表請。上悅，畱之，超拜中書侍郎。於

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

潛布腹心於昭儀矣。綱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見上卷十

長史。綱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

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

李義府叩
閣表請

庶褚遂良
為潭州都督

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上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

褚遂良諫
廢王皇后

褚遂良諫
立武昭儀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南夷。日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卷七。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

韓瑗諫立
武氏疏

來濟諫立武氏表

他日李勣入見

許敬宗宣言於朝

韓瑗為遂良訟冤

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

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褚遂良昧於妒壯勿取之義

唐室中絕皆勤之由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始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邁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詎息易卦彖辭。天地盈虛。與時消血。無益矣。日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勤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

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綱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然則武氏弒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武氏至於滅唐則弒后不足言矣。音註

見三一卷四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

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聞諫行也微行至其所

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

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聲

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聲二嫗於去聲骨醉數日而死又

骨醉

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歲神禍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

陽不敢歸長安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

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

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目義府容貌溫恭

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

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

太宗首惡

李義府笑
中有刀
李猫

許敬奏廢太子忠

李安仁獨侯見

弘為皇太子。武氏既立則其子不但為諸王而遂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憫王后之幽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生焉耳可哀也哉。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侯見涕泣拜辭而去。綱二月贈武士護。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

義方母

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極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九卷九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

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綱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帝始隔日視事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都督。

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

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法書於是柳奭

也。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

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

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瓊州府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遂良愛

州今安南國清化府愛州。柳奭象州今廣西柳州府。綱以許敬宗為

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東都。

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法書知選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南寧府橫州

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潼川州安岳縣刺史。目李義府有

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皆列清要之宦籍貫籍也。而義府

貪冒墨。冒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

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綱

鄂今湖廣武昌府公尉遲敬德卒。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法書

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

削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綱目已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圜語師參知政事。綱目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見上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四卷七韋季方罪敕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見上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同上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舅薄昭止坐殺入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卷一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卷二五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綱目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二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頒於天下至是許敬宗等

勳格

初令皇后
央百司奏

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綱]貶高履行為永州刺史。[目]刺史。[綱]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目]徙黔州。[綱]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目]法書后

事

王勃戲為
檄周王雞
文

決事。綱目一。[目]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書而已矣。[目]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見二一六。文史處事皆稱聲。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綱]六月。徙潞。今山西潞安府。王賢為沛。今江南徐州。王。[目]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名為脩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吸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綱]鐵勒。即敕勒。見上卷二九。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十九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綱 壬戌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目]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見九卷二五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見四二卷末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見十四卷壯士長歌入漢關。即玉門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思結多濫葛。見同磧北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綱]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目]西突厥寇庭州。即高昌地高昌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

來濟死節

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來濟可謂善處死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不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寓州。見四二卷十七[目]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讀也怨謗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

二聖

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

卷五。目上發東都。洛陽也。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

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見一卷十五。何也。德玄不能對。

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顏頊居此。故謂之帝丘。

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

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山東

兗州府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帝丘

張公藝九世同居

二聖

張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張公藝樸茂有餘而智術短

祠孔子贈太師

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兼并帛。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辯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音。九卷十一。壺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註。九卷十一。壺關三老。見十四卷二六。湖三老。見十七卷二六。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

西南五里。亭禪山上。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祠孔子。目贈

唐高宗

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太師祭以少牢羊日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

皇帝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謁老君廟在亳州老子所

廟上尊號唐祖老子見書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

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況下書尊老君為

太上玄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

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美而實不綱

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李義府卒目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眾

心乃安綱夏四月車駕還京師五月鑄乾封泉寶

錢錢一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目初仁軌為給

事中按畢正義事見上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今山東青

州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

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

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

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

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

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

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檀弓疇昔之夜注

昨夜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

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

劉仁軌不念疇昔之事
矯枉過正

高宗不使劉齊賢捕

祥道卒。目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鷓。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鷓者邪。綱冬。

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見四一大總管。伐高麗。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二十一書高宗耕藉不卷二二法悉書此其書

何美崇。目有司進耒耜。加以瑀同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彗星見于五車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目彗星。見五卷十三。見上避正殿。滅

李勣平高麗

賈言忠論征遼諸將

膳徵轍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綱秋。

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目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亙三百餘里。乘勝

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

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綱益抄印錄 唐高宗

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見上沉毅能斷然夙夜

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

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里破

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月餘高麗王藏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綱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

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

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綱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綱書關中旱饑書河南北旱書關中旱蝗屢書不一

置安東都護府

盧承慶考官改注

綱已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改尚書名

為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

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

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厚不驚考中上○時渭

南今陝西西安尉劉延祐弱冠貫曲禮二政事為

畿縣畿內縣先也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

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綱秋九月大風海

溢漂六千餘家綱冬十一月李勣卒勣功臣也衛公鄂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二四

書何制之也。唐祚幾絕。勸之力也。故削之。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李勣可為將而不可為相

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搥。殺然後以聞。

李勣不能省已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曩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豈所以為訓乎。

作粥藝鬚

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願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

定銓注法

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
 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怯則殺之。十七
 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
 死。卒諡貞武。孫敬業嗣。綱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
 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
 文子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
 為良法哉。書之直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
 伯改侍郎名為少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衣
 常伯後復舊設長名姓歷榜同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
 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

身言書判

劉曉論選法

以身言書判。唐選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
 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
 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
 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
 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
 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
 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
 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
 關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
 欲殺弟植令

七步作詩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乃釋之。其音其豆，餘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綱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關中旱饑閏月皇后以

旱請避位不許法書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且其久位中闕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綱冬十一月以邢文

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

擲倒自有伶官

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

倒擲掉倒什也猶言相撲次至右奉裕率帥東王及善及善

曰擲倒自有伶官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

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

賜及善縑兼絲絹也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千牛東官官名有左右驍

衛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

兄元爽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綱九月追復

長孫無忌官爵目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

天皇天后

大酺

東西朋

角勝

推梨讓棗

昭陵見上。綱大酺見十二。目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

角勝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郝處俊諫曰。

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

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

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更迭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驚

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祀先蠶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目天后祀先蠶見。

卷十 於邙山在河南河南南府城北之陽百官及朝集使見上皆

郝處俊諫使天后攝政

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

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

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監上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衣之等使之撰列女

傳臣軌百條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平參決表

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夏四月太

子弘薨諡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目太子弘仁

北門學士

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

請數朔逆誤也。旨。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爲天后

見十一卷一之也。詔追諡爲孝敬皇帝。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爲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既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夜張文瓘

貫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

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辭。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去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

爲去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

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

嫗於去聲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

終。嫗曰。本謂是解曉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

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

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

上甚委之。綱吐蕃見四三寇然去鄯州。今陝西行都

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斫也。刀昭陵見上柏

爲侍御史

不解事僕射

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狄仁傑諫
殺權范

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見二十一卷二七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今山西太原府法曹。同僚鄭崇

狄仁傑請
代鄭崇質

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各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上綱夏四月河南北

早。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綱命劉仁軌鎮

洮。叨。今陝西。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軍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書

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賤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朝天。后罪詔者也。

百官朝天
后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元旦百官朝后始此。綱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目劉仁

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

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

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上見

綱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見上九。目山中雨寒。從

兵有凍死者。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微

武氏好殺之氣先至

宜得常煥。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音解音蟹之而人君不悟也。註亦緩也。

綱秋九月還京師。綱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目李敬

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吐蕃俗不言姓。其

皆稱尚欽。戰於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之上。副

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卷九

還走。收餘衆還鄯州。上見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

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

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

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去聲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

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

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

婁師德宣諭吐蕃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三十一

魏元忠上封事

魏元忠上封事

卷四十五

三

元忠上封事密奏。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鄆陵，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

庸人，豈足當闔外見七十二卷七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涇江，高麗大潰。涇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

開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三

